

### 051\_成一法師：

在我哈爾濱那邊有個叫成一法師，這個法師啊，有一次他有病了，有病，自己呀，覺得自己就死了。一死了，就繞著這個路走一走，就離這個寺院不遠的一個地方啊，就去托生去了。托生做什麼呢？托生做豬去了，他自己。托生做豬，他一看自己是個豬身，於是乎他也不吃奶，餓死了；餓死，他這個靈魂呢，又回來，到這個成一法師身上。

說，哦，我頭先托生生做豬去了。旁邊的人就說，你投了做什麼豬？到什麼地方托生做豬去了？他說：現在我這個病啊，覺得好了，我帶著你去到某某地方去看看。他那生了七個豬仔子，我是其中之一；那麼我因為不願意，不吃奶呀，餓死了！那麼有其他的法師就陪他一起去，到那一看，果然有一個家庭啊，生了七個豬，豬仔子，小豬，那麼其中就有一個死了。這是啊，這個事成一法師他自己親身呢，的經歷，這個法師我也見過。

所以呀，人，生的時候，做人，不容易來做人的；就我們這個人身呢，很難得的。「**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**」，這個佛法，也不容易聞的。

### 052\_豆輸朋：

以前呢，有一個人呢，誦持〈大悲咒〉，就是念〈大悲咒〉。念呢，大約有十二年。那麼在這個十二年之中啊，他也沒有得到什麼好處，〈大悲咒〉，也沒有給他送飯吃來；〈大悲咒〉，也沒有給他做一件衣服穿；可是啊，他還是相信〈大悲咒〉，照常啊，念〈大悲咒〉；一天呢，念一百零八遍，是最少的；那麼多呢，他就念很多了。

有一次啊，他就出去旅行；旅行啊，在中國呀，這個有一些個地方，就有黑店！（黑店，黑，就是黑色，那個黑）。怎麼叫黑店呢？這種店呢，也就好像啊，一種土匪似的。土匪是到外邊去殺人呢，搶劫呀！他在這個家裏等著，等著你來到他這個店裏；住下了！他看見你是身上有錢了，或者帶著金銀財寶啊，你是一個有錢的客商；他就把你呀，招呼到一個好好的小房間裡去。

可是這個房間呢，他啊，有出入的門，他自己呀，可以隨便進來，隨便出去，這個門。那麼他預備啊，你住到這個店裏，你到晚間睡，他給你呀，由其給你一點麻醉的藥品，吃了，你晚上睡覺，就睡的不醒；或者他晚間呢，把你殺了；殺了，所有的錢財呀，他得到了，有這種店。

那麼這個人在這住啊，但是這個人不喝酒；因為他信佛呀，不喝酒！所以他給在酒裏啊，放的這個迷魂藥啊，他就沒有喝；沒有喝這個酒啊，晚上，他也就很清醒的，沒有啊，睡的像死豬那麼睡，睡的什麼也都不知道了。那麼他睡到半夜的時候啊，就聽見呢，有人進到他房間了；有人進到他房間裡來呀，這個人呢，他一看，這個人拿著一把刀；這把刀光明耀眼；他正嚇的也不敢動，哦，這樣，人拿著刀，一定要來殺我！

正在這個時候呢，外邊就有人叫門！有人叫門了，這個要殺人的這個人一聽，有人叫門，他就不敢殺人了，就把刀放到一邊呢，就去問，說，你是誰啊？誰叫門呢？Who are you？Who？

這個，外邊這個人說，我呀，我姓豆，叫豆翰朋；在你這店裏呀，我有一個朋友，在這住著；他啊，叫什麼什麼名字；明天早晨呢，你告訴他，到我那地方去吃早飯。

這個開店這個人一看，這個人穿的衣服，是一個警察的樣子；是一個警察的樣子，說你這警察知道這個，他想殺這個人的名字，就是這個警察的朋友；這個警察來請他明天去吃飯，所以他晚間也不敢殺這個住店的人呢！

那麼第二天一早起，他告訴這個住店的人，說，你有一個朋友，叫豆翰朋，他昨天晚間呢，來對我講啊，請你今天到他家裏去吃早飯，他特別的，昨天晚間呢，很晚來的，因為你睡著了，他也不叫你了。這個人一聽說「豆翰朋」，啊，這個〈大悲咒〉裏有一個「豆翰朋」，他就明白了，說，喔，是的，我有這麼一個朋友，我們兩個約定，我等一等我到他家裏去吃飯。

所以呀，他住這一個賊店呢，也沒有被賊把他殺了，就因為他念〈大悲咒〉。所以你不要以為念呀，這個念〈大悲咒〉沒有什麼用！你到等到生命有危險的時候，那個〈大悲咒〉啊，就有了妙用了，就會現出來了。但是你現在生命沒有危險，那麼也不需要〈大悲咒〉來保護你，所以呢，你只管念，不要管它對你吃飯，穿衣服，有沒有什麼幫助！

### 53\_袁了凡四訓：(人看相，不如看心) 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2\_18)

好像那個袁了凡，和這個雲谷禪師對坐，坐了三天，他一個妄想也沒有打，沒有打妄想；雲谷禪師就以為這個袁了凡呢，是開了悟了，是啊，有功夫的人，就對他很歡喜。完了，一問他，這個袁了凡，說你為什麼在三天之中能不動一個念頭呢？袁了凡說，啊，我因為知道啊，這一切一切都是啊，自然的了，我應該得的就一定會得；我得不到的，我想啊，也得不到。

雲谷禪師說，啊，我以為你是個聖賢的人物啊，是個大聖大賢呢！原來你是個凡夫俗子啊！袁了凡雖然他知道一切都是自然，但是也歡喜戴高帽子；這回這個雲谷禪師把高帽子給他摘下去了，他也有點不高興，沒有像吃糖那麼甜，好像啊，吃辣椒那麼辣。啊，他就問雲谷禪師，說你怎麼說我是個凡夫俗子呢？

這個雲谷禪師說，啊，你幾十年呢，被這個命數，命運呢，把你綑的結結實實，把你都綑住了，你跑不出去這個數！啊，袁了凡說，「然則數可逃乎？」說這個命運可以不是一定的嗎？

雲谷禪師說，說你呀，是個讀書的人，你一定是讀過《易經》囉！《易經》上說，說，「趨吉避凶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，路不可逃」，假設這個命運呢，逃不出去的話，吉何可趨，凶何可避呢？那個吉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到那個地方去，就到那個吉的地方去；那個凶的地方，你就可以逃跑了，可以避開它。你若那個數目，這個命運如果逃不出去，怎麼可以趨吉避凶呢？

袁了凡一聽啊，這時候才真正有點開悟了，喔，原來是這樣子。所以以後他就做善事了，啊，他一天呢，盡做好事；他的太太不認字，也幫著他做好事。怎麼樣做呢？他太太用一個那個鵝的那個毛的那管子，做善事啊，她就用那個紅色的印色，印到那個書上啊，印一個紅圈；那麼做一件事，她印一個，那麼幫著他來做。以後呢，他以前給他批命那個人，批的他這個

命運應該怎麼樣，就都不靈驗！

那麼為什麼他能這樣子呢？因為今天的時間呢，恐怕不夠，這個公案呢，講也講不完了，所以又想要講，又不想要講；啊，因為袁了凡呢，他以前是一個讀書的人。為什麼他讀的書呢？本來他不是讀書人，他是一個學醫生的。為什麼學醫生呢？他的爸爸叫他學醫生，說是啊，這個醫生，既可濟世活人，又可以養生。

怎麼濟世活人呢？就救濟這個世界，令這個死人活了，啊，死人活了。好像以前，中國人呢，宣傳說蘇聯呢，這個會造這個人造細胞，這個裏邊細胞啊，人可以造，可以再造這個人的生命；人若死了，可以再把他又治活了，有這種的醫學的發明；細胞，身上的細胞，可以造，細胞死了可以再把它造活了它。又可以呀，這個死人可以把他再活過來。

那麼這個袁了凡呢，他的爸爸教他學醫生，說啊，既然可以叫死人活了，又可以賺錢維持自己的生活；所以這叫啊，既可以養身，又可以呀，濟世活人，所以這個袁了凡呢，就學醫生。

以後有一個算卦的見到他了，這個算卦的姓什麼呢？姓孔，修髯，修髯就是長鬍子，鬍子大約可以有這麼長；鶴髮童顏，這個頭髮都白了，但是啊，面，好像小孩子的那個面孔似的。見到這個袁了凡了，說，咦，子為仕路中人呢！說你可以做官的，何不讀書呢？你怎麼不讀書呢？

啊，那時候啊，他不叫袁了凡，叫袁學海；就說，說我爸爸叫我學醫生！他說，你可以呀，讀書；讀書啊，你就可以中第十四名啊，秀才，在哪一年！多少名他都給算出來了。你呀，然後又在什麼時候又可以中舉人，又可以呀，去作縣官，去作縣長啊，就是省長縣長啊；作縣長，你呀，得到多少錢的薪俸；然後你五十四歲八月十四日半夜子時，壽終正寢，膝無子，你沒有兒子。

那麼他聽這個相面的給他這麼相，以後他就一體驗，果然就應驗了，啊，也中秀才，也作知縣，以後他就做官了，所以什麼事情他也一天到晚就是也不打妄想了。為什麼呢？他說這都是一定的；我的，一定是我的；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；啊，你的不會是我的，我的也不會是你的；這麼樣子，所以他就不打妄想。那麼結果遇到雲谷禪師，他才知道啊，這是個死的；生命啊，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所以他又改變宗旨。

在昨天講這個袁了凡，這個袁了凡呢，他經過雲谷禪師來指示他，他以後啊，就發心呢，做善事。他這一做善事怎麼樣啊？以前給他相面這個人呢，給他批八字這個人，所批的完全都不應驗了，不靈了。那麼他知道啊，**這個人的生命，是活動**，不是一定。這個壽命，既然是活動，所以你若做好事，壽命就會長一點；做不好的事，壽命就會短一點。

他本來是應該五十四歲，八月十四日那一天，晚間子時，那麼死的；他這一做善事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應驗了。那麼他就啊，發心求兒子；他命中啊，本來沒有兒子，他預備做三千善事。怎麼樣做呢？他那時候是作縣官，他就啊，減輕賦稅。這個賦稅，就是啊，老百姓，譬如一畝地，應該每一年給政府二兩銀子，那麼他減去了只收一兩，這無形中呢，對每一個人呢，都得到他的這種布施；所以以後他就啊，把這件事情到五台山呢，請這個和尚來給迴向，他

做這個善事啊，用這個善事來迴向，迴向他求兒子。

那麼果然沒有好久，他就啊，他太太就有孕；有孕，以後啊，生兒子。他以後的活的壽命，八十多歲才啊，往生。由這一個人來看呢，這個人的生命，不是一定的；那麼生命不是一定的，我們就不要啊，被這個一定的數，來呀，綁住，所以應該活動起來。所謂：「相好心不好，窮苦直到老；相不好心好，富貴直到老；心相都不好，中途夭折了；心相若都好呢，富貴榮華直到老」。所以呢，「人看相，不如看心」，你心若好，那才是真好！

那麼所以這個人呢，不可以被這個命運，來呀，綁住！若想詳細知道這件事情，那麼有袁了凡四訓，那上說的很清楚那一本書；這是講這個人的生命啊，沒有一定的。

#### 54\_三字經：

在中國有一部三字經，這三字經啊，是很好的一本書。它一開始就說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；教之道，貴以專。這說啊，人一出生的時候，「性本善」，這個性啊，是善的，不是惡的。那麼本善呢，他等一長，懂的一點事情了，這叫一個習，「習相遠」，離這個「性相近」；人一出生是性本善的，和這個性善是相近；習相遠，那麼由這個種種的習氣，習學，習學就啊，遭到這個染污法，這個惡了，所以呀，與這個性善就相遠了。

「苟不教」，這苟不教啊，就是說，假設你若不教導他，不教訓他，「性乃遷」，這個善性啊，就搬家了。遷呢，就遷移了；遷移，就是搬家了。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搬到那個惡性上去。「教之道，貴以專呢」，你要是想教導他，令他還啊，恢復到這個性善上，那麼這要有一種啊，專一的工夫啊，來教導他，這貴以專，那麼所重要的，就是要專心來教化他。

#### 55\_佛教從什麼地方來的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2\_21)

這個佛教啊，是什麼地方的佛教？從什麼地方來的？佛教，是無所從來，無所去，亦無所去。說，這不對啊！佛教是從印度來的，釋迦牟尼佛生在印度啊！幸虧你告訴我了，你若不告訴我，我都忘了。

這個佛教啊，也不是印度的，也不是中國的，也不是日本的，也不是暹羅，也不是緬甸，也不是錫蘭；這佛教啊，是世界的，是這個宇宙的，是這個所有人呢，的佛教，所有眾生的佛教。你若把它呀，認為是印度，或者中國，或者日本，或者是暹羅、緬甸、錫蘭、越南的佛教，那就錯了！因為這個佛教啊，是教化眾生的，眾生啊，是一個的，沒有國籍呀，的分別這個佛教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所以一切的國土啊，皆有佛教。

那麼這個佛教也不是美國的佛教，不過每一個國家，它自己呀，風俗習慣，把不同佛教啊，的樣子改變了一點；這個佛教的本質呢，本來的樣子啊，是什麼樣子呢？就是教人呢，明白真理，去私，立公，把這個私心要沒有了，把這公心要存在。不要有一個民族的國家的觀念，有一個種族的觀念，或者有一個國籍的觀念，沒有彼此之分，大家天下一家，萬國一人。

這個普通我們信佛的人呢，都應該呀，把自私自利呀，的心去了，這就是佛教。你不去自私自利的心，你就是佛教，我也不承認你是個佛教。為什麼呢？你根本就不明白佛教，你若明

白佛教，啊，就不應該呀，有自私自利的心。所以呀，你要認識佛教，就要啊，看看他有沒有自私自利的心，有沒有自利的心。

說是，啊，法師你講這個道理是不錯的，但是你怎麼還住持，啊，這個金山寺，旁人要來住持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要是願意來，我隨時就讓給你，只要你歡喜就可以了。我絕對不會啊，說，啊，不行，不行！這是我的！我沒有，我什麼都沒有的。所以那麼以後無論哪一個，若願意來到金山寺做住持的，我是啊，萬二，萬萬分的歡迎，絕對不是欺騙人的話。

究竟這個佛教，什麼叫佛教呢？你們大家學佛教學了這麼久，把這個問題來答覆我，什麼叫佛教呢？**佛教啊，我告訴你們，就是眾生教！**沒有眾生也沒有佛教，佛教就是眾生教；你不要啊，離開眾生再找佛教。眾生教，也是「**心教**」，也就是人人都有個心，就有個教。

這個教啊，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你信這個教，也有這個教；你不信這個教，還有這個教，因為人人都有這個心，你不能說你沒有心了；你若沒有心，就沒有這個教；沒有教，就沒有眾生了；沒有眾生，就沒有佛了，這是我給它起的名字啊，叫「眾生教」，又叫「心教」，又叫「佛教」，這個三個名字不同，是一個的。

我再給它起一個很新鮮的一個名字，就叫什麼教呢？就叫「人教」，人教，人人的宗教。不是啊，你信不信，都有這個宗教；不是你信就沒有這個教了，你信就有這個教，不是的。信不信，都是有這個教的，這叫「人教」。除非你不願意做人了，就不需要學這個教；你若願意做人，就應該學佛教。

學佛教，不單會做一個好人，又可以做一個善人；不單會做一個善人，又會做一個賢人；不單可以做一個賢人，又可以做一個聖人。這個聖人呢，是聖賢的聖，不是剩下的剩；不是在人裏邊呢，人家都不要了，說啊，我們都是人，你不是人了，你到一邊去剩下了，人裏邊剩下來了的，不是的，這就是聖賢的聖。

那麼又可以說是你學這個教，就可以做菩薩，做阿羅漢，究竟就可以作佛了！這個作佛呢，就是我們人呢，返本還原，到我們本來的那個地位上，我們人人呢，都是佛來著，就因為啊，啊，把路走錯了；走錯了，啊，越走越遠，越遠呢，就越回不了家。回不了家，所以就在外面呢，飄飄蕩蕩，啊，就做一個窮子；你若回到家裏，你把你呀，就好像在衣裏呀，那個明珠，自己得到了。

所以這個佛教，就是眾生教，就是心教，就是人教。啊，我給你們講這麼一些個名稱，你們一想，咦，是這個名字怎麼方才我想不起來呢？那麼現在我告訴你了，你就不要再忘了它！有人再問你，你就會想起來。我再告訴你們一句，不要等到我問你，你答覆這個名稱；我若再問你呀，又不是這個名稱了，又要改了；你再答覆這個名稱啊，那我還不承認！所以這**法，無定法**，也就是這個樣子。

那麼我們學佛教，學來學去，要學一個什麼呢？就是要學一個「覺」！反迷歸覺。方才有人說是佛教是Enlightment，Enlightment what？就是覺你所不覺的，你所不能覺的，你要覺悟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貪心不貪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瞋心不瞋了。覺悟什麼？覺悟你的癡

心不癡了。這個貪瞋癡，這個三毒就消滅了；戒定慧，這個三無漏學增長了。你消滅貪瞋癡這個三毒，業障就輕了；你增長這個戒定慧，這個三無漏學，你的智慧，菩提，一天比一天也就大起來了。

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不要著急，說，啊，我怎麼還沒開悟呢？你要開悟做什麼？開悟，還一樣要吃飯；開悟，還一樣要穿衣服；開悟，也是一樣要睡覺的。不過吃飯，是「終日吃飯，未吃一粒米」，一粒米也沒吃；「終日穿衣，未穿一縷紗」，連一條線也沒穿；終日睡覺，他也沒閉過眼睛，你說這是什麼話？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話？不過我就這麼亂講，你聽的懂啊？就會開悟！你聽的不懂啊，我就把你的時間給你用了很多，用了很多你的寶貴時間。

#### 056\_慧遠大師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2\_21)

隋遠法師是誰呀？沒有人知道，我就也不知道？隋，就是隋朝的時候；遠，是這個法師的名字；隋，是朝代；遠，就是啊，這個禪宗的初祖，東林這個蓮社的，慧遠大師！慧遠大師啊，學問非常的好，你們忘了我講那高僧傳，這慧遠大師人人都怕他，誰見到他就嚇得打顫顫，沒有不怕他的！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很厲害！他和人講道理呀，一講就把人講倒了，所以呀，搞的誰都怕他。

方才所說這個遠公大師！這遠公大師啊，他是提倡念佛的法門，在啊，隋朝那時候。啊，他到廬山，那個地方沒有水，他用錫杖啊，向那個地下這麼一鑿，鑿錫，怎麼叫鑿呢？就是用這個錫杖啊，來往地下這麼一鑿；這個地下呀，啊，應手而有這個甘泉湧現，有這個泉水，泉水很甜的，湧現出來。

他的靈感的事蹟很多，在那個山上啊，當時也有老虎，那老虎也皈依他。人人都怕他，怕他的什麼呢？怕他的道德。不是啊，方才我說他厲害，他並不厲害，他對人人呢，都很慈悲！但是人人呢，因為恭敬他，敬畏他，因為他道德啊，很高超。

這一位法師啊，他是這個淨土宗的初祖，就是頭一個祖師，淨土宗就是他傳出來的，提倡的，以念佛呀，為歸宿。他最後的時候，見到阿彌陀佛呀，西方三聖，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來請他三次，他才去。頭一次，他也不去；第二次，他也不去；第三次啊，見阿彌陀佛真真的來請他來，那麼他就告訴大家，啊，說我在什麼哪一天，什麼時間，我要啊，生西方極樂世界去了，所以他有這種靈感，以後啊，這一般人都念佛。

#### 057\_佛陀三藏法師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2\_26)

這佛陀三藏啊，他是印度人。印度人呢，出家修行，有五個人在一起呀，打同參，怎麼叫打同參呢？就互相啊，在一起修行，研究佛法。這修行啊，那四個人，都是晝夜精進，一點都不懶惰，時時刻刻，都自己管著自己呀，這個心，攝持正念，不打妄想，於是乎啊，就都開悟證果了！

就剩這個佛陀三藏，他也沒有開悟，也不證果！那麼為什麼他沒有開悟不證果呢？就因為平時他懶惰一點，不精進；啊，也不願意念經，也不願意拜佛；不是不願意，他願意，但是就有多少懶。所以因為這一懶呢，其他四個人都證果，他還沒有所證。這時候他就生了大慚愧心，啊，一樣修道的人，人家都證果得道，我現在還是這麼無智亦無得呢？生大慚愧！要怎

麼樣呢？他要自己把自己呀，這個身體毀滅了它，**毀身求道**！

怎麼教毀身求道呢？譬如，啊，他跳到海裏去，啊，以這個死啊，他想開悟！你說這是不是愚癡？啊，你已經死了，還開的什麼悟呢？啊，那真是開了一個死悟！那麼他又要啊，自己用火把自己燒了它，原想跳到水裏要淹死，這個身體在水裏漂來漂去的也沒有開悟，這是不太好！啊，用火把自己燒了這不錯；就是開悟、不開悟，也沒有了，這個身體也沒有了！

當時大約也沒有gasoline（汽油），所以呢，他就想用油啊，把自己燒了它！但是他也沒有錢買油，於是乎啊，就和一個同參借錢，想來買油，自己把自己身體焚了它，這麼活著燒了它！他這朋友，就問，你買油做什麼？他說，唉，我們五個同參呢，五個師兄弟，他們四個都開悟證果了，就剩我一個，唉！太！我這麼也不用功，以前那麼懶，現在我想自己把自己燒了它，唉，免得這麼累贅！

他這個朋友啊，這個同參就對他講，說你呀，不要這樣幹，這個**修行啊，都要有一種因緣**，前因後果的。你以前所修的這個因呢，現在若成熟了，你自然就會開悟；它沒有成熟呢，你就把自己身體毀了，也不會開悟的。按照我來講啊，你的因緣呢，在東震旦，在中國！中國呀，你有兩個徒弟，在那等著你呀，教化呢！你要去把這兩個徒弟收到了，教化修道了，你那時候就會證果了。

那麼他聽這個朋友這樣一說，也就相信了，於是乎就到到中國。中國那是正是在後魏這個孝文帝的時候，他們在洛陽啊，就**造了一個少林寺**！啊，就收了兩個徒弟。一個徒弟呀，就是稠公法師，一個徒弟呢，就是光統律師，他們這兩個徒弟。他收到了，以後啊，他自己也證果了，這是啊，這個佛陀三藏的一個小小的因緣。

#### 058\_光宅法師：（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2\_28）

在這個梁朝啊，有一位法師叫光宅。啊，這光宅法師，大約啊，是他住的那個房裏著火了，啊，有火光，這也是個講法。那麼又可以說呀，他自性裏邊呢，有智慧光，這也是個講法。啊，你們歡喜用哪一個講法去講，就用哪一個，這是法師。這個法師啊，他是以法為師，又可以說是以法施人的一個法師。

所以這位法師他叫「光宅」，所以呀，哎，大約就是看見法華經上這有火宅，喔，他說我叫光宅了，啊，有火就有光，那麼他就自己起了這麼一個名字。若讓我說呢，就莫如叫「宅光」，這個宅光，比光宅呀，那麼好一點；不過他已經這個名字都印到書上了，就不要改名字了，還是光宅。

方才我講這個光宅法師，我說啊，給他改個名字，把這個宅字用到上邊，光字用到下邊，這有一個意思，在禪宗裏頭，這叫「沒有立錫之地」。說，「**去年窮，還有立錫之地**」，說啊，去年固然是窮啊，但是還有立錫子，這麼一個錫子，錫窟窿的這個錫子，還可以有這個立錫子這麼一個地方。「**今年窮，錫也無**」，立錫之地，就可以說是有一個宅了，還有一個地方住；錫也無啊，就沒有地方住，這個宅光了，就可以說是啊，把這個住的地方被火燒了，這火宅呀，啊，宅也光了，燒光了，燒沒有了。

沒有，那怎麼樣呢？就要無所住了。無所住，就是沒有執著；沒有執著，就和虛空同體了。所以說「宅光」了，宅呀，燒光了，沒有了；這「光」字就當沒有了講，不是放光的光。這「光」啊，中國人說「吃光了」，啊，這是吃完了，叫吃光了；啊，什麼沒有了，就叫光了。那麼他這個宅子沒有了，與虛空同體了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### 059\_減衣增福，減食就增壽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2\_28)

那麼眾生啊，他都啊，有一種貪心，貪什麼呢？貪好玩的東西。這小孩子，你給他一個玩具，喔，他就高興的不得了。可是啊，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有小孩子的人呢，給他玩具不要買新的，給他一點舊的就可以了。為什麼呢？不單玩具不要給新的，甚至於啊，他穿的衣服，啊，用的那個搖籃，搖車，或者坐的東西啊，都給他舊的就可以了，不要給他新的。

因為小孩子一生出來，你不知道他有沒有修行在前生，有沒有善根，有沒有啊，這種福報；假設他要有的話，有福報的話，有修行的話，有善根的話，你也給他慢慢用，不要一下子就用了了。所以呀，小孩子給一點舊的東西他用，他會活的命長一點；本來壽命很短的，啊，你盡給他一點舊的東西，他壽命也會長了！

說，這個才沒有這個科學的根據呢！啊，這個雖然沒有科學的根據，可是有哲學的根據，啊，有哲理在裏頭。怎麼說呢？小孩子你就給他盡用新的東西，啊，把他這個福報啊，都給消了一些。等他長大了，啊，本來應該有錢，哦，受窮了！本來呀，應該活的命長，啊，又壽命也活不那麼長了！

所以這用舊的，「減衣增福，減食就增壽」，你穿的衣服啊，省一點，有舊的衣服穿最好，那麼這就啊，能增加你的福報。你若減食呢，所以我們現在我沒對你們講，我們一天吃一餐的，呵，我們壽命將來願意活多長活多長！因為我們一天應該吃三餐，普通人都吃三餐，我們吃一餐，吃一餐又吃少一點，所以這省很多的食，夠我們，本來活五十歲，啊，我們可以活一百五十歲，哈！啊，你這個方法呀，是很現實的，是很實在的。「現實」，就現在的，實實在在的。

那麼說啊，那我不願意活那麼大年紀，我都吃三餐了！哦，這也沒有問題的。壽命，也不是什麼好事情，無壽者相嘛，那你就一天吃一百餐囉！哈哈！

那麼所以呀，對小孩子，給他一點舊的東西吃，哈哈，舊的東西穿，舊的房子住，那麼舊的一個搖籃，那麼這也就是啊，說這個給小孩子。給這個一般的眾生啊，沒有修行的眾生啊，給他說法，就說一點呢，那個老法子就可以，不要說新的方法；那麼等把老法學會了，新法也就明白了。

可是我說這個「老的法子啊」，我不是那個「老少的老」；是哪一個老呢？是那個「宀」字蓋底下搞一個「牛」字那個「牢」。這個字呢，「牢」，就是啊，很實在的，很堅固的；那麼令他得到這個法呀，可以修行。我說這個「新法」，也不是「新舊的新」，是哪一個呢？是人心的「心」。

先給這個實實在在的法，然後再說心法，這個心法。那麼這個我說這個「牢法」，也就是個

權法，也就是這個三車的法。因為這三車的法呀，這個長者一說這三車的法，把那小孩子都像用繩子綁上了，拉到門口去了；雖然沒有把他，那個你看是沒有那個繩子把他牽到門口去了，但是這一句話，那小孩子貪玩呢，就都跑到門口去了，所以這可以叫「牢」法。

那麼然後再說心法，心法，就是啊，佛法，人心的心，給說心法，也就是實法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大白牛車，大白牛車，這個字，有讀(ㄌㄩ)的，有讀(ㄉㄨ)的。那麼這幾個小孩子現在都不高興，因為我說要給他們舊的衣服穿，舊的飯吃，人家不吃的飯給他吃，哈哈，不要到垃圾簍裏去拿去，哈哈！

人聽見這麼樣說法一，就給小孩很舊的東西吃，這又錯了！我所說的「舊的」，不是你想像那個舊的；我所說**這個舊的，就是不太過**，啊，不要給他吃的太多了，也不要給他吃的太少了，餵他的牛奶呀，也不要隔幾天，放到那個地方幾天都壞了，然後才給小孩子吃；你要是用那樣舊的東西給他吃啊，唉！那可是臺灣人講話了，糟糕います(伊馬斯 Yi-Ma-S)。

為什麼呢？會把他吃病了！所謂old，這個舊的東西，就是啊，教你不要太過，不要不及。所以方才我怕你們不明白，才告訴你不要到那個garbage can（垃圾桶）裏去拿那舊東西給小孩吃，那是不可以！

#### 060\_天臺智者大師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01)

「天臺智者，承南嶽思大師」：天臺呀，是個山的名字，這個山的名字呢，就叫天臺山，言其這個山很高，好像啊，和天也連到一起似的，可以呀，登到這個山上，就到天上了，所以叫天臺山。

那麼為什麼叫這個天臺山天臺智者？這是以地名，而不以人名，用這個地，來給他作的名字，就是啊，不稱這人的名字。智者，這個智啊，啊，是他的名字的一個字，叫智顛。這個這位大師啊，他辯才無礙，說話啊，說的非常有智慧。所以這皇帝說，喔，你是個智者！所以以後就叫智者，不稱名字。那麼後人呢，也都是恭敬這位大師，所以呀，也不稱他的名字，就叫天臺智者大師。這個智，只是他一個字；這個者呢，就是這個人；就是有智慧的這麼一個人，有智慧的人。

那麼一般人都說他是**釋迦再來**，那麼不管他是釋迦再來，是彌陀再來，或者是啊，啊，文殊、普賢再來；總而言之啊，他這一次的名字就叫智者，他這一生的名字就叫智者。他為二帝門師，二帝呀，就是隋文帝、隋煬帝都皈依他，這兩個皇帝拜他作師父，二帝門師。

承南嶽思大師，承啊，就是繼承；繼承，接續的意思。怎麼叫接續呢？就是啊，接法。他接這個慧思大師的法。慧思大師在什麼地方呢？不是在天臺囉！在南嶽。等這個智者大師啊，出家以後，去啊，參訪這個慧思大師的時候；慧思大師一見到他，就笑了！說，喔，你來了，我們在靈山呢，同聽法華來著！在靈山，就是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啊，我們一起呀，聽佛講法華經來著！啊，所以這個智者大師一聽，也就明白了，啊，說，喔，是啊，我們以前在釋迦牟尼佛的時候，就在一起研究法華經來的。

你們所有的人呢，啊，都應該呀，趕快開悟，快一點開悟，慢了都不行的！為什麼呢？你要

知道你自己呀，是個做什麼的！你若知道自己是個做什麼的了，那就不會有魔障了。好像出家人，早起摸摸自己的頭，啊，我頭髮怎麼沒有了呢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為什麼要沒有頭呢？沒有頭髮呢？喔，我是原來是個出家人！那麼出家人，就不要盡打妄想囉，也不要不守規矩啊，啊，要想不守規矩，為什麼要出家呢？

那麼這個南嶽，就是在啊，中國湖南，有個山，叫南嶽，南嶽啊，是衡山，叫衡山，這慧思大師啊，就是在那地方住。那麼這個智者大師親近慧思大師，慧思大師說，我們在靈山呢，一起研究過法華經，妙法蓮華經，你應該呀，注意一點！我現在告訴你們，我們大家，不單一個人，我們大家都在一起研究過《法華經》，啊，《楞嚴經》；這個種種的經典，都在靈山呢，那時候就研究過，我們都聽過。

所以在這個沒有佛法的地方，才又能有機會呀，來大家共同研究佛法，所以這件事情啊，你不要把它看的是一個小的因緣；這不是個小的因緣呢！啊，這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我們這每天每天都有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不過你不注意而已，每一天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議！

思大師，為什麼叫思大師呢？本來他叫慧思，因為啊，後人恭敬他，不敢稱他的名字，就說，哦，「思大師」，就用一個字。大師，大師呢，就是天人之師，作天人的師父，這一位大師。

以後啊，這個智者大師又有一種境界，啊，什麼境界呢？他讀法華經啊，讀到這個藥王菩薩本事品呢，那一段文呢，他說，啊，讀到這個藥王菩薩焚身供佛那個經文的時候，經文上說，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」，啊，他儼然入定！怎麼叫儼然入定呢？啊，在這讀著書呢，就把靈山那個法華會看見了！看見釋迦牟尼佛呀，還是在那說法呢！這法會的一切聖眾啊，菩薩呀，聲聞，緣覺啊，啊，天龍八部在那裏聽這個法華經。

他親身見到這個法華這個境界，釋迦牟尼佛說《法華經》這個時候的這個樣子！啊，在這時候，他見到這種境界就不明白了？不一定不明白，不過他就要請問師父去了！到師父那，啊，穿袍、搭衣、大展具，頂禮九叩首！啊，那麼這一位智者大師啊，去見慧大師去了，思大師去了；去啊，頂禮九叩首，就一說自己這個境界，啊，這個思大師就對他講了，說，喔，Very good！說這很好的！非汝不證，非我不識啊！

你這是啊，得到法華的一旋陀羅尼，一旋陀羅尼，一旋的總持，你這個照了《法華》的妙義！這個甚深的妙義，你已經知道了！可是這種境界呀，非汝不證，若不是你呀，證不到這種的境界；非吾不識啊，你若不是問我呀，問旁人去，也沒有人懂的？沒有人懂你這種境界，旁人，你若問旁人去，旁人說你著魔了！所以那麼給他印證了。

這回去，他對《法華經》更加用功，那麼讀誦法華，於是乎啊，就依照這個《法華經》，來立這個天臺宗。所以現在美國都知道有個天臺宗。那麼這位大師，開示啊，這個智者大師，這個思大師啊，開示這個智者大師，那麼所以這啊，用一個「承」字。承啊，就是接續的意思，接續啊，慧思大師這個法脈，這個法的源流啊，他接這個慧思大師。

061\_湛山老人：

就好像最近呢，這個倓虛老法師，也不知道他自己稱自己呀，叫湛山老人呢，是旁人稱呼他

湛山老人？啊，就叫「湛山老人」。湛山呢，是在青島，他修了一個廟，這個廟啊，就叫湛山寺，大約它那個山呢，就叫湛山，所以他在那個湛山的上邊呢，造了一個廟，就叫湛山寺。在那成立一個佛學院，啊，就叫啊，所有的這些青年的出家人，跟著他學佛法。

跟著他學佛法呢，本來他的法名叫「倓虛」，但是誰也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叫湛山老人！那麼以後也啊，走到香港；走到香港啊，成立一個華南佛學院，還是啊，叫湛山老人。那麼這也就是啊，以地名，以這個他這個地點呢，作他的名字，這是表示恭敬，不敢稱他的名字。

## 062\_不昧因果，百丈禪師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04)

以前有一個老修行，但是啊，就近於這個吃糞的，裸體這種的外道。他雖然呢，掛名是佛教，但是啊，他行外道法，行外道法呀，所以他知見呢，就是邪知邪見。那麼有一天呢，就有人來問他，說，啊，你是一個大修行啊！很有修行的；可是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？就問他，有沒有因果？他就隨隨便便也不加思索，就說了，說，大修行人呢，不落因果的！哈，說好像今天，哦！這樣子，不落因果的！這一句話不要緊呢，等死的時後，就變成一個老狐狸，一個狐狸！

這個老狐狸，不是說，一生出來就是個老狐狸，這狐狸活的年頭，年很久了，活了很多年，啊，多少年呢？活了，啊，不止五百，哼，五千年都有，所以變成一個老狐狸精。這個老狐狸精，怎麼叫老狐狸精呢？因為牠有神通了，也有一點鬼通。怎麼叫神通呢？牠會變人了，這狐狸呀，能變成一個人；若沒有神通，牠不會變人的。

怎麼又叫有鬼通呢？啊，牠只知道啊，戰戰兢兢，啊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的，到那個走到那個冰上的時候，牠要聽那個響，聽這個冰，它響不響？若響啊，我就不能過這個河；要是不響呢，啊，那就沒有關係囉！這叫鬼通。

那麼可是啊，這個老狐狸精，也是啊，與百丈禪師有點緣，有點緣。百丈禪師啊，在那講經，牠就來聽經；啊，聽經，你說牠怎麼樣子啊？變成一個老居士的樣子。這個老居士啊，啊，鬍子很長的，大約是白色的，鬍子都白了。那麼面呢，紅紅的，啊，好像啊，那個小孩子，那個面孔，這叫啊，童顏鶴髮，頭髮白了，啊，鬍子也白了，面可是紅色。不是說，怕醜的，覺得不好意思他面紅了；或者被人家一罵，他臉紅了，不是。他平時啊，都這麼紅紅的臉，來這聽經。

一聽，聽了很多天，有一天呢，他就沒有走；人家都走了，這個聽經的人呢，聽經啊，講法呀，這個聽完經就要走的，不是聽完經要住下的。那麼無論誰講，lecture講什麼，人講完了，你要解放人家，不要把人捆著不叫走；好像我們這個這位大教授啊，在這講，講完了，啊，你們還纏著他，把他綁著，走不了！哈，走不了，他也想要跑，又不好意思；不跑，又要睡覺去，啊，因為太辛苦！那麼你們就也不識時務，總想要講多幾句，這多幾句啊，他心裡就生了煩惱了，唉，真是混帳！講完了還覺得不夠！

那麼這個老狐狸呢，這天，講完了經牠就不走。不走，百丈禪師就問牠，說，老居士，你在什麼地方住啊？牠說，哦，老法師啊！我在後山上住啊！百丈禪師說，你在後山上住，我怎麼不認識你呢？這個老狐狸精，說，哦，你當然不認識我囉，我不是個人呢！百丈禪師說，

那你是個什麼？牠說，我是個狐狸呀，啊，是狐狸。他就說，你怎麼搞的？你這現在是個人，你怎麼要自己承認自己是個畜生呢？

牠說，老法師！真的！於是乎啊，就給百丈禪師就跪下了，說我呀，以前也是一個修道的人，不過我啊，是修外道的，很驕傲的，並且，啊，橫不講道理，就是，很冒失，很隨便，啊，什麼也不怕，不怕因果的！那麼因為有一個人呢，他問我，說，大修行人，落不落因果呢？問！

百丈禪師說，那你怎麼說的？我說，不落因果！就因為這麼一句話嘛，啊，死了就變成狐狸了！想擺脫這個狐狸的身體也沒法子擺脫，啊！很久很久了，也沒有法子得到解脫！啊，百丈禪師說，哦，你錯囉！牠說，怎麼錯囉？百丈禪師說啊，說，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呀！不是不落因果，不昧因果！昧，昧就是不明白因果。他不會不明白因果的，大修行人，不昧因果！

這麼樣子，這個老狐狸一聽這句話，豁然開悟了！哦！還是這樣子，啊，我錯囉！那麼這一認錯，於是乎一明白了，就得到解脫了。得到解脫呀，那麼第二天呢，就沒有來聽經。晚間呢，他又來見這個百丈禪師了，說，我呀，得到你的開示啊，我已經啊，明白了，現在呀，我把這狐狸的身體呀，已經可以呀，不要了。明天呢，你到後山上去看有一個老狐狸啊，啊，是白色的，那就是我，現在的我，那麼不是將來的我了！

你呢，這個可以把牠用這個，用一種佛教的儀式啊，給我把我那個臭皮囊啊，埋上了它！百丈禪師說，好！第二天呢，就去到後山一看，果然有一個山洞啊，啊，在那山洞門口那有一個老狐狸在那自己就死了。那麼百丈禪師說，啊，善哉！善哉呀！你現在得到往生了，我呀，還用這個僧人的禮呀，來呀，把你誦往生，把你呀，以僧禮埋葬你。所以呀，就叫所有的這個廟上的這個出家的法師啊，都去幫牠誦往生，給牠念了七七四十九遍往生咒！又給牠說了一個法！那麼這件事啊，這件公案了了。

為什麼他會變成狐狸？就因為他撥無因果，他說不落因果。所以這就是啊，外道的邪智慧呀，是很危險的。啊，我們學佛法呀，切記！切記！要有正知正見呢，要有真正的智慧呀，才可以的。

### 063\_佛為什麼要先說華嚴經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06)

這華嚴經啊，是在佛最初成道，先說大華嚴經。佛，最初成佛，那麼用佛眼來觀察，看過去諸佛、現在諸佛，和未來的諸佛，最初成正覺的時候，都要說這個華嚴經，以為啊，這個說法的一個開始。

為什麼要先說華嚴經呢？這華嚴經，是教化諸大菩薩，法身大士。好像太陽開始啊，昇空的時候，就剛一啊，出來的時候，先照高山。這個高山呢，就是這一些個大菩薩，先得到啊，這種圓頓的法門。所以佛呀，釋迦牟尼佛，順著這種啊，說法的次序，也就啊，先說華嚴經。

可是說華嚴經的時候啊，二乘人呢，聽不見。因為二乘人的心量小，境界小，只知道啊，這個近，而不知道遠；只知道淺，而不明白深。所以呀，「有眼不見盧舍佛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。

那麼說到這會啊，有人說啊，這個我不相信？為什麼佛說華嚴經，二乘人呢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呢？啊，那麼他眼睛是看什麼的？耳朵是聽什麼的呢？為什麼佛說法他都不知道？你不要問我這個，我現在問問你！這有兩個小孩子，我們這說法，他們聽得見嗎？他看得見嗎？他懂不懂呢？這兩個小孩子，也和你們大家坐在這一個講堂裏邊，啊，他們就不懂？這是幹什麼呢？啊，每天晚間都來，每天晚間他們也都不懂？就在這個地方，啊，願意哭還是一樣哭，願意笑還是一樣笑，願意調皮就調皮。那麼這個呢，二乘人，就和這小孩子是一樣的。

在佛教裏頭，大菩薩呢，就是比方大人，二乘人就好像小孩子，所以他不懂。那麼這是很淺近的一個比喻，大約你們大家就明白這有眼不見、有耳不聞這個道理了。不然的時候，他怎麼也有眼睛，也有耳朵，他怎麼就看不見，聽不見呢？啊，你看小孩子，他都有眼睛，有耳朵啊，可是就不懂，不知道什麼叫佛法？

這個安安雖然說會念「南無大悲」，啊，又會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是什麼意思，不知道？等長大了才懂了，哦，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，又名無量壽，就是無量光佛，又名無量壽佛。啊，他因為在過去生中啊，他發願，發了四十八願，啊，說有啊，一切眾生稱我名號，若不成佛的話，他也不成佛！

所以我們現在啊，大家念這阿彌陀佛呀，就是幫著阿彌陀佛發這個願！幫著阿彌陀佛成就這個願！啊，這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她明白了。所以二乘人呢，啊，有眼不見，有耳不聞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又者，這個二乘人呢，就好像平地四的；那麼平地上啊，因為有高山擋住了，太陽就照不到。日出來先照高山，所以呀，釋迦牟尼佛說華嚴經的時候，二乘的人呢，如聾若啞呀，啊，就好像聾子似的，又像個啞巴似的，他不知道說什麼好，所以呢，這個大法，就照不到這二乘人。

佛一看呢，只有大菩薩才能得到這種的利益，二乘人得不到這種的利益；於是乎啊，又**隱大示小**，才說這個**阿含經**。阿含呢，是三藏教，就度這個小乘人，這裏邊就講四諦法。四諦法，就是苦、集、滅、道。**本來是苦、集、道、滅**，那麼因為那麼念呢，不順口，所以說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釋迦牟尼佛啊，就說了，給他二乘人說，說，此是苦，汝應知啊！此是集，汝應斷呢！此是道，汝應修啊！此是滅，汝應證啊！二乘人一聽，咦！我怎麼，這苦我應該知道，什麼叫苦？這一找這「苦」，哦，有三苦，苦苦，壞苦，又有行苦，又有八苦，又有無量諸苦，啊，這知道了。

集，什麼叫集呢？集，就集聚為義。集聚什麼呢？集聚這個煩惱。煩惱是什麼呢？就是垃圾，就是啊，這些不乾淨的東西。啊，這不乾淨的東西，應該呀，把它清理好了，哎，應該把它斷了，不要叫它再有這些個不乾淨的無明煩惱。斷，這煩惱若斷呢，要做什麼呢？要修道。

修道，修什麼道呢？啊，修佛道，所以要修道。修道有什麼好處呢？為什麼要修道呢？修道，要希望這個滅，滅，就得到啊，這個涅槃，得到這個**涅槃的四德**，常、樂、我、淨，修道。

這叫「**知苦，斷集，慕滅，修道**」。(這個慕滅，就是一個羨慕的慕)。

二乘人，在佛沒有說這個四聖諦法之前呢，他不知道什麼叫苦？啊，佛給他指出來了，他就知道苦了。知道苦，怎麼樣了苦呢？就要斷集。這苦就是從煩惱那來的，你若沒有煩惱了，就沒有苦了，所以叫斷集。慕滅，就啊，希望啊，得到涅槃。這個慕，羨慕，仰慕，所以要修道了。

這四聖諦，你往這邊一走，就是苦；往那邊一走，就是滅了。滅什麼了？滅苦了，苦就了了。所以呀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；(道、滅)，苦、集、道、滅，有這個道路。道路啊，你往這個「集」這邊一走，就是苦；你往那個「滅」那邊一走，啊，就是樂；**這苦樂呀，就在你自己**。所以佛啊，這麼樣一說，二乘人說，咦，是有點意思，咦，試試看，啊，就生出一種啊，這個想要去幹去了。啊，佛呀，這第一轉法輪。

第二轉法輪，佛說，啊，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；此是道，我已修；此是滅，我已證」，嗯，說這個苦啊，我已經知道了；不復更知，我不必啊，再知道多了，我完全知道了；知道啊，完全了，所以不需要更知了，再沒有這麼多了，就是這麼多的苦。此是集，我已斷，不復更斷，這個集呀，煩惱我也斷囉，我不需要再斷煩惱了。

這個說，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復更修，我啊，不需要再修了，我已經修完了。此是滅，我已證啊，不復更證，不需要再證了，啊，這現在就等著你證了，等著你修了，等著你斷了，等著你知道了。

那麼這個佛又說，此是苦，是逼迫性啊！這苦太厲害了，壓的你呀，啊，都喘不出氣來；此是集，是招感性啊！為什麼有這個煩惱來呢？因為你裏邊有無明了，這個無明招來的，這招感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！這個道啊，是可以修行的；此是滅，可證性啊！說這個滅，是可以證得這個滅啊，哎，那麼你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要修這個四聖諦法了。

二乘人一聽，說，啊，好，我們照著你所說的來試一試。那麼有的一試，喔，即刻證果了，就得到啊，這個滅的好處了，得到滅的快樂，所以以後啊，就很多人呢，修這個四聖諦法了。

在釋迦牟尼佛講四諦法之後，很多人依照這四諦法來修行，都證得呀，初果阿羅漢、二果阿羅漢、三果阿羅漢、四果阿羅漢。那麼我們現在也是講這個苦、集、道、滅這四諦法，為什麼就沒有人證得啊，這個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？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人呢，都不知道這苦是苦，以苦為樂，以這個苦啊，作為自己的樂，背覺合塵，他啊，不生這個覺悟心。

所以呀，這個塵土，一天比一天厚；這個智慧，就一天比一天的薄了。沒能知道這個真知道苦，所以就不想離開這苦。沒能知道這個涅槃的這種的快樂，所以也不想得這種的樂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停留在這個凡夫的地位上，而不能證果。

#### 064\_玄奘法師求法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09)

這個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啊，所說的在印度有個那爛陀寺。那爛陀呀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呀，「施無厭」，就是啊，布施沒有厭倦的時候，時時都想布施，時時啊，都不厭煩，不厭煩呢，

布施。同時有二大德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啊，同一個時間，有兩位大德。

「一名戒賢，二名智光」：這一位呢，就叫**戒賢法師**。一位呢，就叫**智光法師**。這兩位啊，在印度那個寺裡邊，在那爛陀寺裡邊，弘揚這法性宗和法相宗。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在印度啊，兩大宗派。在當時唐三藏玄奘法師，到印度去求啊，法的時候，先呢，就遇見這個法性宗，所傳的就是龍樹菩薩所傳出法性宗。那麼他就像啊，要學習這個法性宗。

可是法性宗這個法師啊，就叫他先吃一點藥，大約不是Marijuana（大麻），是一種啊，「**長生不老的藥**」，吃這種藥啊，就可以不死，長生不老，永遠都不老的。譬如二十歲吃這個藥啊，永遠都好像二十歲那麼年輕。但是啊，能不能成功呢？這也是不一定的，看自己的這個善根呢，怎麼樣！所以呀，有的人吃這個藥啊，還是一樣死的。那麼有的人吃呢，就果然不死，活幾百歲都不死。這所謂啊，仙，成仙了，成神仙了。

玄奘法師自己一想啊，我是來求經求法的，如果學這個仙術，若是不成功，貪求這個長生，如果若是不能成就這個仙術啊，這不把我到印度來的本願呢，以前我發的願，都沒有用了嘛！不能滿我的願了嘛！所以呀，他就沒有學這個法性宗，以後啊，才啊，學這個法相宗。這是啊，三藏法師在印度的一個很小的一個公案。

又這個法藏法師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他說啊，我生在這個中國，能遇見呢，這個印度的法師，他翻譯經典，我啊，親身請問他一切的道理，所以呀，我這個所學的大約都是很有根據的，不是啊，自造出來的。在古來的人呢，所學，跟著誰學的，都要有一種傳承，跟誰學的這個佛法，是不是有根據，是不是靠得住，所以呀，都要有傳承。

這個法藏法師，啊，他啊，傳這個華嚴宗這個賢首教，他叫賢首。那麼他是也因為啊，跟著印度一個法師學的。這個法師呢，就叫「**地婆訶羅**」，地婆訶羅啊，翻譯中文呢，就叫「日照」，日光啊，普照的意思。那麼他跟著這位法師學的，所以以後他才立這個賢首宗，就是華嚴宗。

這個疏文上啊，有很多地方都說的「藏和尚」，這個藏和尚呢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也就是法藏法師。為什麼他稱他一個藏和尚呢？因為他名字，叫上法、下藏。

那麼這個澄觀法師呢，是法藏法師地晚輩，他是第四代的華嚴宗啊，也就是賢首宗啊，第四代的祖師。法藏法師呢，是第一代。所以呀，他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藏和尚。凡是這個疏文裡邊呢，有這個藏和尚字樣啊，這都是就是賢首法師。

### 065\_三教九流：（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09）

這儒教的九流。在中國啊，講這個九流，有上九流、中九流、下九流。那麼這九流啊，有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。

怎麼叫**九流**呢？就是一**流舉子**，二**流醫**，什麼叫舉子呢？就是念書的人，趕考啊，的人，去考試啊，考狀元呢，這叫舉子，一流舉子。二流醫，醫呀，就是醫生，給人治病的。

**三流地理**：地理呀，就是看風水，看哪個地方有沒有風水，這個地方這個風水，把這個臭骨頭埋這個地裏頭啊，就可以出來將來晚人可以做皇帝，你說妙不妙？這就因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地理的關係，有這種的風水。啊，所以在中國人呢，請一個看風水的先生啊，最低限度要送給一萬塊錢，啊，送給一萬塊錢，這先生嗎，一高興，啊，就把這個龍地，就給你找著了，你將來就可以做皇帝。

那麼說是不是這樣子呢？也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啊，怎麼說也可以說是呢？你這個人若有德行，有道德，父母啊，祖上，都有德行，啊，你就不找那個有風水的地方也會碰著，也會遇著這有風水的地方；你若沒有德行呢，就找著這個有風水的地方，這風水又會跑了。所以也可以說是，也可以說不是。

古人有這麼一句話，說啊，「**世人皆言穴在山**」，世間的人呢，都說這個穴，這講穴，就是那麼一個窟窿，（穴，洞穴的穴，寶字蓋底下加個八字那個叫穴）。「**豈知穴在方寸間呢**」，啊，你怎麼知道這個穴原來不在山上，在這個方寸裡邊。方寸是什麼呢？就是心，就在你的心裡。你心要是好心呢，就遇著好地；你心要不好啊，就遇不著好地，這叫啊，這個穴在方寸間。那麼講起這個地理呀，這個道理要是說起來，那太多了，我們現在不講它。這要流，流這個地理，三流地理。

**四流推**：推呀，就是算命的，有這個算命的，啊，見到人給人看看相啊，算算命啊，啊，四流推。**五流丹青**：丹青啊，就是畫畫，用那個丹呢，和青色的，這叫丹青，丹青。

**六流畫**：這個丹青啊，畫的那個筆它是細的；畫呀，畫畫的人呢，它那個用那個筆很粗的。好像現在張大千講潑墨畫，他用那個墨，研好了就往那個紙上那麼一潑，這個就算一個畫了，他會，六流畫。

**七僧**：第七流啊，要流僧人。**八道**：第八種啊，是流啊，道士。**九琴棋**：九啊，流的這個，彈這個吉他，小提琴呢，和下棋，下棋，下象棋，現在日本每一年都在本因坊那舉行這麼一個比賽，有一個中國人叫什麼名字來著，這個年年他都是得到冠軍，今年大約是又得了冠軍了，這叫下象棋這叫，九琴棋。那麼有這個九流，在儒教裡，道教，和這個佛教，這叫三教。在中國啊，你若講三教啊，你不是說聲聞呢、緣覺、菩薩，不是這三教，這是啊，儒、釋、道三教。

### 066\_照一照自己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09)

凡夫，就是很平凡的，很普通的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博地凡夫，博地，就是大地。又有一個名字叫具縛凡夫，具縛，就是被綁著，被綁上了。被什麼綁上了呢？被這個煩惱綁上了。

所以呀，這個「凡」字，也可以呀，用那個煩惱的那個「煩」。這煩惱，一天呢，盡發脾氣，不論遇到什麼事情，都要發脾氣，應該發的他也發脾氣，不應該發的他又發脾氣，所以呀，一個煩惱的這麼一個人。具縛凡夫啊，就是沒有得到解脫，啊，好像啊，在這個世界被綁住了似的，綁到在，在這個五濁惡世。這五濁，就是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這五種濁。

我們到啊，這個(某某)那去給講lecture，他們翻譯的這五濁，翻譯了三種，剩二濁他們不翻譯，大約啊，他們說啊，五濁太多了，三濁啊，已經就夠了，所以你們念到那個五濁惡世那就有很多人呢，不知道還有多了兩濁。

這個具縛凡夫，就在這五濁惡世啊，貪戀這個世界，說，啊，這個世界是真的，一切啊，非常之好，他就流連忘返。(流，流啊，就是那個水流那個流；連，連呢，就是啊，車字加一個走字那個連)。

「流連荒亡」，(荒，就是荒亂的荒，亡)。這個這是啊，在《孟子》上，說這麼幾句，說啊，「從流下而忘返，謂之流」，從那個流的下邊，啊，就往下流，往下流啊，忘了回來了，這叫流。「從流上而忘返，謂之連」，從這個流的上邊，去流，也忘了回來了，這叫連，流連。

荒亡，荒，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」，就是去打獵，打圍，hunting。那麼今天打獵，明天也打獵，後天也打獵，打來打去啊，總也打不夠，啊，越打越歡喜打，越歡喜打越打，這麼一天一天的，都把這個時間空過了，也不理國事，這是講，講的是這個做皇帝，啊，從獸無厭，謂之荒。「樂酒無厭，謂之亡」，一天到晚呢，就歡喜飲酒，沒有饜足，飲，越多越歡喜，越歡喜飲越飲，沒有夠的時候，這叫亡，流連荒亡。

這說呀，古來的皇帝，沒有這個流連荒亡之樂，沒有這種的娛樂。那麼他都是啊，管理朝政，治理這國家幫著老百姓謀幸福的。那麼現在這皇帝呢，都是啊，有這個流連荒亡啊，之樂，所以把這個國家也搞的一塌糊塗，亂七八糟。啊，這個呢，就是博地凡夫，這博地凡夫啊，所做的事情，就是顛倒。

其次啊，就是聲聞，第二的就是聲聞，這個聲聞本來是啊，證果阿羅漢，初果、二果阿羅漢。那麼他啊，也是不認識如來藏，如來藏性。為什麼他不認識？因為他只有人空了，這個凡夫就執著我，我所，啊，這是我的，這是我所有的，一切都執著。

二乘啊，他不執著我了，但是他執著法，啊，執著這個法。他不明白啊，這個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這一切法呀，都應該放下，況且啊，不合乎法的。所以，啊，他啊，放不下這個法，所以這法沒有空，法沒有空，這還是執著；我執他雖然破了，法執還沒有破，這種法的執著。

怎麼叫聲聞呢？他是聞佛的聲音而悟道的。佛說啊，這個四諦，他啊，一聽這個法就開悟了，所以呀，叫聲聞，聲聞人，這是二乘的一個一種。他所修這個四諦啊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，他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。他覺得啊，這個世間一切都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，是苦的、是空的、無常、無我，所以他就發心呢，修道，這個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，啊，想了生死，他一定要了生死。

他啊，「看這三界如牢獄」，啊，看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就好像一個監獄似。啊，「視生死如冤家」，他看這個生死啊，這真是討厭，我一定要了生死，一天不了生死啊，啊，我一天也不休息，所以他就啊，修種種的苦行，那麼想了脫生死，這是聲聞人的執著。

說，那若不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你若執著，又怎麼能修呢？這個修，就是叫你無執著。沒有所執著，你才能了脫生死；你有一點執著，這個生死就不容易了的。所以聲聞人呢，在這個法執沒有空，法執沒有空，所以叫小乘。

我們修道的人聽到這個地方啊，就應該藉這個凡夫，和二乘這個鏡子，來照一照自己，我是凡夫啊？我是二乘呢？我是辟支佛呢？我是菩薩呢？要照一照自己。我有沒有執著呢？有人讚歎我一句，我會不會歡喜呢？啊，會歡喜，那就是凡夫。那麼有人讚歎我，我若不會歡喜呢，那是不是有執著呢？那又是木頭。你連歡喜都不知道了，那就等於木頭，石頭一樣。吃的迷魂藥，吃的太多了。

所以呀，讚歎你，你也不知道歡喜，也不知道不歡喜。你要是歡喜，就是凡夫；你要不歡喜，就是木頭。啊，再若深了講一層，為什麼有人讚歎你呢？因為你歡喜人讚歎。為什麼人讚歎你，你像個木頭呢？因為你毀譽不動於心。毀，就是有人毀謗你；譽，就有人讚歎你；讚歎和毀謗，你能看成一樣的，讚歎到極點就是毀謗，毀謗到極點就是讚歎。

這個人呢，說你不好，為什麼說你不好呢？啊，就因為想要你好。他若不想你好，他不會說你不好的；啊，說你這個人真壞，哦，他說你真壞，他就想要你不那麼壞嘛！

#### 067\_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：(華嚴經疏玄談-第二門-2013\_03\_15)

在這個涅槃經啊，前邊，所講的道理，都是講的「闡提無佛性」。說，因為啊，他信不具，這種人呢，沒有佛性，不能成佛的。以前有一位法師，講這個涅槃經啊，講到說闡提無佛性這個地方，他就不這樣講，他說闡提有佛性！為什麼說闡提有佛性呢？他說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！闡提雖然他信心不具足，但是也是眾生之一；那麼既然是眾生之一，又怎麼可以說他是沒有佛性的呢？所以呀，他和這個經典的道理就說的相反。

這一位法師是誰呢？就是道生法師，蘇州啊，那地方講經。啊，當時啊，他這麼一講，這一些各法師就都攻擊他，說，這才是魔王說法！這真是啊，經上明明說闡提無佛性的，這才是胡鬧！啊，大家就都不睬他，說啊，他是魔王說法；佛都沒有那麼講，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？大家就都默擯他了，默擯呢，他講經啊，也沒有人聽了。

因為一般這個法師都結成一黨，說，告訴所有的皈依弟子，善信，說是這個道生啊，他若講經，你們不要去聽去！誰要去聽他講經啊，那將來就是要下地獄的！這個善男信女為什麼他要學佛呢？就因為不想下地獄，那麼去因為聽經就要下地獄，於是乎就不敢去聽去了，不敢去聽這個道生法師講經。

這樣子，這個道生法師啊，他也不乾寂寞，他一定要講經，哈，這個法師真是有志氣！人不聽嘛，我去給石頭講去，我看看石頭怎麼樣？他於是乎就走到虎丘山，虎丘山呢，就把那個石頭啊，從四外八方搬到前邊，搬幾百石頭來，他說，我請你們來聽經，啊，你們好好坐到這個地方！就和這個石頭來講話。這些石頭啊，果然就很聽話的，也沒有跑，也沒有滾，啊，他放到那個地方，啊，它就啊，老老實實在那就入定。

那麼這一入定，但是它還是有點知覺，他就給說法，就說到這個闡提無佛性這個地方啊，他

就說，這是不對的，啊，闍提也有佛性的！有情無情，同圓種智，闍提呀，將來也可以作佛的。我說闍提有佛性，你們說對不對啊？這些個石頭你說怎麼樣啊？大約雖然說要入定啊，還沒有入呢，想睡覺也沒有睡，於是乎聽他這麼一問，就都醒了；醒了，就動彈起來了。

這個頑石也點頭，那一個頑石也點頭，啊，這頑石點頭，啊，頑石對頑石啊，就碰起頭來，因為它一點，就碰到前邊那個時頭上啊，啊，互相就響起來。這麼樣子，所以這叫啊，「**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**」。

我以前呢，在講楞嚴經啊，說過這個公案，那麼當時啊，我就問大家，我說，他這個頑石點頭，誰給他證明呢？我講經，我說呀，這個桌子板凳都給我叩頭，那麼這有什麼憑據呢？有什麼根據呢？沒有誰來給證明，除非呀，你們大家這打一個妄語，說，啊，是的，我看見了，我師父講經的時候，那個桌子跪下又起來，起來又跪下，啊，叩頭，啊，講一堂經啊，它就，這個桌子，板凳都叩頭！那麼這樣，雖然你們這麼說，外邊人也不會相信的？為什麼呢？根本桌子、板凳不會叩頭的。

那麼這個頑石點頭，那麼怎麼又可以相信呢？我告訴你，這不是啊，這個生公他自己說的，是啊，反對他這些個人說的。怎麼樣反對他這些個人會這樣講呢？因為大家呀，為什麼要反對他？因為他講的太好了，啊，講的辯才無礙，啊，**舌燦蓮花**，這個舌頭上啊，好像開一朵蓮花似的。

那麼一般人就都妒忌他了，當時啊，他講出一個講的道理，講的一般人想都想不到，他講很特別的！也可以說啊，把這個經典呢，死的經講成活的經了！這麼樣子，一般人就妒忌他了，說，唉，哼，因為自己不如人呢，人是這樣子，自己不如人呢，就要妒忌人；自己要是比人好呢，又是看不起人；是啊，你若比他高啊，看不起人；啊，若不如人呢，又妒忌人；這是眾生的知見，就是這樣子。

啊，那麼大家就合起黨來呀，就來大家來對付這位道生法師。那麼對付他，跑到山上去給石頭講經，那麼就有的人呢，在後邊呢，偷偷的看看他，看他倒是搞什麼鬼？那麼聽他講的講到這個地方，這石頭都動彈了，都點頭了。也沒有風吹呀，也沒有雨啊，沖它，啊，它自己就都點起頭來了！所以這些個有的相信這位法師的這個人呢，那麼在後邊偷著看見呢，連反對他這一班人呢，要做一個特務的樣子啊，要看一看這個法師究竟他在那又是做什麼？那麼一看這有頑石，他給頑石講經啊，頑石都點頭了。因為這個呢，叫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

那麼在這個以後，這個涅槃經啊，就翻譯全了，完全都翻譯過來。完全都翻譯過來了，這時候，那個經典上啊，也就說了，說闍提也有佛性了。那麼這一證明啊，這個法師的見地呀，他這種智慧，真是！沒有看見這一部經的全經，他就啊，把這個道理完全都了解了。那麼以後，一般的人呢，啊，反對他的人也不反對了，啊，也都來叩頭來了。

什麼叫頑石呢？我再告訴你們一個這個什麼，就是不相信，不相信他這些個，都是頑石；若不是頑石，不會不相信。那麼就是頑石，以後也點頭了，這就啊，說是啊，反對他的，妒忌他的，以後啊，啊，都是對他都五體投地了，啊，都崇拜這位法師。所以闍提呢，也有佛性的，闍提也可以成佛，不過早成，晚成，這就是時間的問題。啊，那麼好像六祖壇經上說的，

啊，「迷悟有遲疾，理本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」，那麼他這個迷呀，和悟啊，是早晚的問題。

068

069

070

### 092、鯉魚跳龍門：

這有一個公案，也就是一個傳說這樣傳說，傳說什麼呢？

這個有鯉魚，這個鯉魚英文不知叫什麼？(a carp)，這個魚字加個一里，兩里那個里，叫鯉魚，就孔子那個兒子就叫孔鯉，為什麼叫孔鯉呢？就因為生他這個時候，這皇帝賜給他兩條鯉魚，所以孔子說：啊那就叫孔鯉囉！其實叫孔鯉，哎我認為很不合法的。雖然是皇帝賜給你鯉魚，但是是死了，是叫你吃牠，為什麼你生個活的兒子，要叫他一個死魚的名字？所以孔子自己生的兒子，也不會起名字，起個孔鯉，大約紀念他那天有鯉魚吃！所以他這個兒子，就變成一條鯉魚。（編按：孔鯉後來淹死水中）

這個鯉魚，牠會跳的，也好像那個蛤蟆，會跳會蹦。據說龍宮有個龍門，這個龍門有多高呢？我因為也沒有到龍宮裏去參觀，沒有去遊歷過，不知道有多高，大約都有最低限度也要有兩丈這麼高（二十尺）。那麼有這麼高啊，這個鯉魚無論大的小的，要能游到這個龍門的上面這兒，從這個門外邊跳到那個門裏邊去，就會變龍了，就會跳到那個門裏邊，這個鯉魚就會化做龍了，所以說這叫「鯉魚跳龍門」。

鯉魚跳龍門要跳過去就變成龍了；跳不過去回來呢？啊就把這個鰓幫子會摔爛了，會把這個魚鱗也都摔掉了。鰓幫子摔壞了和這個魚鱗摔掉了還不要緊，大約就摔死了，所以這個也就是生死的關頭就在這個地方。

就好像我們人快要開悟的時候，你要開悟你這要是沒有執著了，過去這個魔障了開悟了；要是正想要開悟的時候，你一執著了著魔了；著魔那就甚至於連生命都沒有了。所以開悟不是那麼容易的，也就和這個鯉魚跳龍門一樣的，跳過去就成龍了，哎跳不過去呢？哎就變成泥巴，就是死了，死了變成泥了，所以這叫「曝鯰鱗」。曝呢？是被太陽曬；鯰鱗就是魚牠的鯰，鱗呢？就是魚的鱗，被太陽曬的在那個地方就要變成微塵了，所以這叫曝鯰鱗於龍門。因為沒有跳過去這個龍門，所以在龍門外邊呢？就要被太陽曬的乾了，那個地方就是這樣。

### 093、文殊菩薩持不偷盜戒：

文殊菩薩他對人講過一個公案，他說：「我生生世世，就沒有偷過人家的東西，持這個不偷盜，不偷盜這種的戒。」有什麼證明呢？我可以把我這個最值錢這個寶珠的東西，最值錢最有價值，好像那個無盡意菩薩解盡重寶珠纓絡，那是戴在他身上所以沒有人拿，如果要放到路上，放道街上去，一定會有人撿的，有人看見就給拿走了。文殊菩薩他說我呀，我有這個最值錢的這個珠寶，我放到這個城門那個地方，不要看它，經過三天時間的時也不會有人撿的，不會有人拿的。由這個就證明我生生世世我不愛拾人家的東西、不愛小便宜、不偷人家的東西，所以我的東西也就沒有人拿。那麼有的人就不相信，於是乎就實地試驗，把他的寶珠放到城門那兒人煙稠密的地方、最容易看得見的地方；果然經過三天，沒有人拿，沒有人撿取他的這個最寶貴的這種珠寶。所以這個文殊菩薩他說，他生生世世都持這個不盜戒，所以有這種的結果。

### 098、莊周鼓盆成大道：

說這個「莊周鼓盆成大道」：這有一個不知道是真的，是假的故事，有一個這麼一個故事，給你們大家說一說。這個故事啊，是過去啊，在這個楚國，在這個六國那時候，一個莊周，又叫莊子。莊子啊，文章寫的不錯，他說，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知無涯，吾其殆矣」。說我這個生命啊，有邊際，而這個智慧呀，這個知識啊，是沒有邊際的。以這個有限的年齡，來追求這個無窮的智慧，殆矣，你就到死啊，也追求不完。

啊，他呀，在當時，學問很高，就有很多學生啊，跟他學道，跟他學這個學問，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學者；一方面學問也好，一方面道德也不錯；所以呀，有很多學生跟他學，學怎麼樣做人。那麼有一天呢，他從外邊回來，就對他太太說，哎呀，今天呢，我看見最奇怪的一個事情！他太太當然問了，說你看見什麼奇怪事情，可不可以告訴我呢，莊周說，當然可以告訴你了。

說，我呀，在路上走路，見到了一個女人呢，在一個墳的旁邊那爛墳，用一把扇子啊，兩個手拿著一把大扇，煽那個墳；這麼煽，兩個手拿一把大扇那麼煽。這個墳的土啊，都是新鮮的土，還濕的。他一看這麼奇怪，怎麼人都死了埋到墳裡他還怕熱嗎？你還對他煽墳，煽煽扇子，啊，就問了，他說，妳在這幹什麼呢？這是有什麼用呢？

這個女人就說了，說，唉！你不知道啊，你問這個幹什麼？這個墳裡邊呢，是我的丈夫，我和他呀，這個恩恩愛愛呀，再好都沒有了；啊，我這個最愛得我這個丈夫，但是他突然間有病就死了！死了，我就把他埋到墳裡了。我一想，我雖然愛他，他已經死了，我也不能愛他了，那我一定要改嫁！

但是改嫁，我不忍心在他這個墳的土沒有乾呢，我改嫁；我要等到墳的土乾了，我在改嫁，那又要等好幾天！所以呀，我現在用一把扇，趕快把這土搨乾了，我好趕快就改嫁了，這個理由。所以呀，我現在我把這個墳搨乾了，我也情至了，也義盡了，我盡上我的這種啊，愛他的這種心了，所以現在呀，我要搨這個墳。

莊周對他太太這麼說，他太太說，哎！這個女人真是賤透了，怎麼這麼幾天都等不了，要搨墳；啊，你要死了，我守你一輩子，我永遠都不改嫁！莊周說，真的嗎？嘿，我騙你做什麼，這還有假的嗎？很奇怪，莊周說完了，就病了，病了沒有多久就死了，咦！真死了。真死了，這個太太一看，這個丈夫真死了，買一口棺材，把他裝起來了。

正在把這個莊周的這個屍首裝到棺材裡的時候，就來一個楚王孫，楚國的這皇帝的孫子，王孫來了。來到這趕著這個最值錢的這個驢子車，這個車上都鑲著鑽石啊，珠寶啊，啊，那個都鑲的玉啊，就這麼華貴這個車，一看就知道這是有錢皇帝的家庭的人，不要問都知道。

那麼他到這裡來，就找這個莊周；莊周太太說啊，你找他做什麼？他說，我聽說莊周啊，是一個名學者，我要到這來跟著他讀書。莊周太太說，唉！這真不巧，你要早來幾年呢，就可以；現在

現在他已經死了！這個王孫就說，楚國王孫說，他死了，他一定留下書了，這個書啊，我可以在這讀一讀書好不好啊？

莊周太太一看這個楚王孫，哦！生的不知多英俊，不知多，是個美男子，那個心裡就動彈，動彈，心裡就有動了。說，好，我歡迎你在這讀書，就留下來了。尤其這個莊周的太太忍不了，愛上這個楚王孫了；就和他去自我呀，介紹！說，你老師啊，這個莊周已經死了，我啊，這麼年輕，你也這麼年輕，莫如啊，我們結婚算了。

楚國王孫說，啊，你要和我結婚，可以的；不過我不忍心呢，這個我不知道你是真的、假的，你大約是騙我吧！你要是如果對我是真心的話，我這個老師莊周，他在這個棺材裡頭，你能啊，把他的棺材劈開，給我看一看我的老師的面孔，然後我和你可以結婚。這個莊周太太說，那有什麼問題，給你打開你看看了；於是乎拿著斧頭啊，那個搨墳的她等搨的乾呢，她連埋到地裡都等不了，埋到地裡都等不了了，拿著斧頭就把棺給劈開了！

棺一劈開了怎麼樣啊？莊周說，哦，你守我一輩子啊，現在來劈我的棺材了！啊，完了，從旁邊就走出來了，啊，又活了；活了，他這個太太再一看呢，楚王孫什麼都沒有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都沒有了。所以呀，這個莊周就說了幾句話，說，「青竹蛇爾口，黃蜂尾上針，兩節猶不毒，最毒啊，是婦人心」。

啊！說這麼幾句話，然後啊，自己打著這個一個盆子，一個瓦盆，一邊打這個盆子，一邊就唱歌，啊，說，啊，看破放下了，快走了！啊，就這麼，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；這叫「莊周鼓盆成大道，看破放下登慈船」，登慈船，把這一切都看破了，放下了。

啊，這個女界這邊的人呢，都不服氣！說，怎麼不說你們男人，就說我們女人！啊，你這個

師父簡直的太不會做師父。那我現在呀，把它改了，我說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，這個青竹蛇的那個嘴是最毒的，那口最毒的，青竹蛇兒口；黃蜂尾上針，那個黃蜂尾上那個針，也是有毒的。兩般猶不毒，這兩般猶不毒啊，最毒惡人心；這個惡人，包括男人、女人都在一起了；惡人心，你看，做惡啊，這個心是不好；那麼這回可以了吧！

古來修道的人都有神通，千變萬化，可以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；一把豆子向空中一撒，就變成千軍萬馬的軍隊，有這個本事。呼風喚雨，叫風來，風就來；叫雨來，雨就來。莊周太太，不認識莊周是一個得道的高人。

「富貴五更春夢」，富貴就像五更的好夢一樣。「功名一片浮雲」，功名如虛空的浮雲，不是真實的。「眼前骨肉已非真」，我眼前這個太太呀，雖然說怎麼樣愛我啊，那個甜言蜜語都不是真的；骨肉也不是真的，那親戚呀，眷屬都不是真的。

為什麼呢？「恩愛反成仇恨呢」，說是啊，恩恩愛愛；一反面呢，一轉眼呢，就變成仇人了，反成仇了。那麼因為這個，你「莫把金枷套頸」，你不要把那個金的枷鎖套到脖子上，「休將玉鎖纏身」，你不要把那個玉呀，看的那麼重要啊，把身呢，都纏住了。

要怎麼樣呢？「清心寡欲脫紅塵」，你要清心，清淨其心，寡斷去欲，寡少其欲；脫紅塵，要脫這個世間這個這種染汙法。「快樂風光本分呢」，這才是真正的快樂，真正的本地風光啊，是每一個人的本來面目了。

因為不認識啊，這是「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」，錯過這個機會。本來他想，這個意思也想度他太太修行；可是他太太呀，啊，也不相信他的話，說什麼，她都不相信；所以只可以呀，敲這個瓦盆，就念，他說，「富貴五更春夢，功名一片浮雲，眼前骨肉已非真，恩愛反成仇恨，莫把金枷套頸，休將玉鎖纏身，清心寡欲脫紅塵，快樂風光本分」，念了一首西江月，啊，就跑了。

### 099、孝順父母：

佛教徒啊，要修這個根本的法門；根本的法門呢，就是「栽培善根，培元固本」。培元，就是培那個元氣；固本，就是令這個根本呢，堅固了。什麼叫元？什麼叫本？這個元呢，就是元氣，我們人人都需要的。本，什麼叫根本？根本呢，就是孝順父母。父母，是我們人的根本，生出我們來，我們必須要孝順；你能孝順父母，那才呀，是一個真正信佛的人；不孝順父母，不是信佛的人。

這個世界上啊，你看一看，真要是懂的孝順父母的人，他啊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都是想啊，利益這個世界的，對全世界啊，都有一種啊，影響的力量。人能孝順父母，這就是啊，天地的正氣存在；你不孝順父母，這就啊，天地間呢，充滿了邪氣了。

孝順父母，要啊，誠心誠意的，念茲在茲的，畢恭畢敬的，對於父母啊，要恭恭敬敬；父母啊，就是堂上的活佛；所以人要有父母，能供養父母，這是啊，最幸運的一件事。這個孝順父母，要啊，養這個，養志，這最要緊的。什麼叫養志呢？就是父母啊，所喜歡的事情，我就做多一點；父母不喜歡的事情，我就少做一點；不要傷父母啊，這個心，令父母啊，心裡

總是高高興興的。

在中國有個老來子，八十多歲了，他父母還存在啊，他穿上花衣服，八十多歲呀，還自己扮成一個小孩子，來呀，或者躺到地下打打滾呀，蹦蹦跳跳啊，令父母啊，看見，歡喜。總而言之，孝順父母啊，這是人的根本；你不知道孝順父母啊，這就忘了根本。那麼我們無論哪一位，有父母啊，在世生存的時候，要好好要孝順父母。你們每一個人，要能孝順父母，那比呀，給師父叩頭啊，更好的多。

我在東北呀，所收的皈依弟子，我那時候還是做沙彌呢，做沙彌的時候啊，就很多人都皈依我。為什麼他要皈依我呢？他就看我啊，是好像啊，和一般人呢，不一樣似的；那時候，啊，講起來，很可笑的。

在冬天的時候，自己也不穿鞋、也不穿襪子，在那雪地上走，啊，就這麼愚痴，不管它凍不凍的。冬天、夏天，都穿著三層布，不穿棉衣服。那麼因為這個，一般人看見呢，啊！天氣零下三十，四、五度，也凍不死這個人，認為呀，這是很特別了；於是乎啊，就很多人都皈依我。

那麼皈依我，有一個條件，凡是皈依我的弟子，都要天天呢，給父親、母親叩頭。因為我是這樣子，我從十二歲就給父親、母親叩頭，恭敬父母。所以呀，有人要皈依我，也要啊，最低限度啊，要給父親、母親叩幾個頭，這在東北的條件。所以我最喜歡的，就是人人都孝順父母；不要等著這個父母不在了，想要啊，孝順，也來不及了。

不要等著「**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在**」，那個樹啊，想要清淨清淨，想要停止它那個搖動；但是這個風啊，常常是颳它，它啊，不能不搖動。**子欲養而親不在**，做子女的想要啊，供養父母了，可是父母都不在了，這就晚了。啊，那麼各位凡是有父母的人呢，都應該對父母，要啊，恭敬一點。

我們出家，說是啊，不在家，有父母也不在跟前，那怎麼辦呢？那你就好好修行，你好好修行，就是報父母恩，就是孝順。所以呀，啊，你要不修行，那就對不起父母；所以呀，出家修道，這也就是盡孝道。你好好修行，啊，這就是孝順父母；不做壞事，不打妄想，這都是孝順父母的一部分。給父母做一個好孩子，父母無形中就得到一種感應道交，這都是啊，孝順父母的一種表現。

所以才說，「**天地重孝孝當先，一個孝子全家安，孝順還生孝順子，孝順子弟必明賢**」。那麼學佛的人呢，都要孝順父母，你一孝順父母，那麼這一種啊，影響力是很大的。那麼影響力一大，人人就都信佛的人多了。不然，你信佛，和旁人也沒有什麼兩樣，啊，旁人吃飯，你也吃飯；旁人穿衣服，你也穿衣服；旁人睡覺，你也睡覺；啊，和旁人呢，都是一樣的。我們信佛要，主要要孝順父母；孝順父母，就是啊，孝順佛天，就是孝順佛

### 100、八百多狐仙皈依：

說到這個地方啊，我又想起來，我在東北的事情，我在東北，那時候很年輕，有一個叫好像湘嵐，我現在記不清楚了，那個書上有說，那有八百多狐仙，狐狸，都是白色的，都一起皈

依，集體皈依。這個八百多這個白狐狸呀，是真是修道的，牠們在那啊，專門利益人。怎麼樣益人呢？給人看病，不要錢；在我東北，有一種巫醫，這個巫醫呀，就是或者這個神呢，到他身上，給人治病；那個仙呢，也附到他身上，給人治病；廣東話叫鬼上身。

那麼這個東北呀，叫這個跳神的；跳神的，這個又叫(尸丫冂丫V)，(尸丫冂丫V)，他又叫巫醫。跳神的，怎麼跳神呢？他有的是腰上啊，掛上，繫上一個鐵腰帶，那個鐵腰帶子啊，用那個角錐，鐵的東西啊，就掛在腰，像盔甲似的。頭上啊，戴一個鐵的帽子。這個鐵的帽子，用什麼做的呢？就是用鐵，那個東北有這個金幣呀，那個叫蘆仗，蘆仗，劉及生那個叫什麼來著？你也忘了吧！就是那個有一個地方是空的。

戴著一個鐵帽子，不是就那麼戴，拿鐵的帶子，誰都可以戴，要把它燒紅了！穿鐵鞋，戴鐵帽，那個，他那個神來了！那個神一來了，啊，就可以把這個鐵的東西燒紅的，穿到腳上，燒紅了，像火那麼熱，他套在腳上，穿到腳上，那叫鐮呀，又叫鐮；那是一塊鐵，也把它燒紅了，戴到頭上，放到頭上，這叫穿鐵鞋戴鐵帽。

還有這個就什麼？褂甲呀，褂甲，就把這個肩膀這，用一個鐵錐，砸透了它，那個他神來了，不是那個神沒有來是不行的，那個神來了，就這個地方給砸透了；砸透了，用這個北方有那個鋤刀，鋤草那個刀有這麼長，那把刀，有十幾斤重；那個刀上有一個骷髏，這麼往這個錐，它一鋤，前邊一把，後邊一把，這邊也，四把刀，掛上就這麼拎起來；啊，你人一看，那個威風可不得了，啊，那麼四把鋤刀，在身上那麼叮叮框框，那麼很厲害的；啊，你一看，嚇的你毛孔肅然，就這麼厲害，這叫跳神的。

那麼這八百狐仙，牠不是跳這種神，他是啊，也是跳神，但是啊，來了，他也不蹦、也不跳，有的那個來，那個神來了，就囉囉嗦嗦的，這個蹦蹦跳跳的，他不跳；他就像這個人一樣，到這來了，就給人看病，或者好脈呀，或者給人開方子啊，就給人家治病啊，有病，他治了，他不要錢，盡義務，專門做好事。所以那地方啊，那條村裡，前後左右啊，啊，都給人燒香啊，叩頭啊，來又給買這個送給他，買那個送給他，他也不要。

普通的這個狐狸是要吃雞的，你給買，供養他一個雞呀，高興的不得了。這一班狐狸不吃雞，吃齋的；吃齋，也不要雞，也不要鴨，什麼生的，活的東西他不吃的。那麼給人看病啊，就很多人都相信呢，然後他也和人談起話，就說，啊，我啊，現在和你們只能見面三年了；說，怎麼呢？三年以後啊，我就跟著我師父去修道去了。

那麼人家問他，誰是你師父啊？說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！現在不能告訴你。啊！等過了三年，我走到那條村裡去，他們這一班的狐狸都來要皈依我；皈依我，經過那個談話之後，那麼我收牠們做皈依，都皈依我，八百多一起皈依；那麼皈依了，我就派他們到東北有磬合縣，那個地方北卡山，又叫狼；那有很多的洞，叫他們到那山上去修行。那麼由此之後，這個地方再沒有給看病，所以他們那邊那個人呢，都很不高興我，說我把他們的先生都給帶走了。這是啊，在東北一件事。

釋迦牟尼佛啊，一出生，就會站著，一個手指天，一個手指地，就說：「天上天下，唯佛獨尊」，